

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

本章的目的是在考虑基督徒传福音工作的性质，我们这种考虑是以所同意的神在救恩中的主权性为前提的。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论题。所有神学上的论题，对那些稍不小心的人，都可能成为陷阱；因为神的真理从不像人所想的那样简单；尤其本题比一般的题目更为复杂。这是因为要把这个题目想通，我们必得涉及在圣经启示中的背反律（Antinomy）或言二律背反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有限的、败坏的心思是最容易走入迷途的。

什么叫二律背反呢？根据「牛津简明字典」的解说：「二律背反乃是在两个似乎都是相等合逻辑的，合理的或必然的结论之间的矛盾。」可是为了本章的目的，这个定义不算十分正确。在「矛盾」二字之前应当加上「外表上的」字样。因为在神学方面来说，「二律背反」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，但其要点并非真正矛盾，乃是在两项显明的真理之间的表面上的相反或矛盾。每当两项原则并立的时候，在表面上看来，两者是不相协调的，然而又都是不可否认的，就有了「二律背反」性。双方都有令人相信的充足理由；都根据清楚而确实的证据；但你却想不通怎能令两者符合呢？在每一项的本身上看，一定是真实的，但你却无法看出二者同时都是真实的。容我举一个例子。现代物理学对于光之研究，就面临着一个「二律背反」的情形。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光是有光波（Waves）组成的，同时也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光是有微点（Particles）组成的。光怎能同时是光波又是微点呢？这似乎是无法理解的，但确有实据，所以二者都不能因偏爱其一而排除其二。亦不能将一个按低或以其一而解说其二；两个似乎矛盾的立场，必须被共同持守，而且二者都必须被认为真实。无疑地，我们的心思难以接受这种必要性，但是如果我们要忠于事实，我们并没有逃避之途。

「二律背反」与「似非而是」（Paradox）是不同的。「似非而是」是一种说话的方法，是咬文嚼字的把戏。是一种把两个相反的意思联合在一起的一种说法，或是似乎是有，其实是说没有的妙语。许多有关基督徒生活中的真理，都是以似非而是的说法来陈述的。例如某一祈祷书上说：「关于神的事奉是完全自由的」；人藉着成为奴仆而得自由。保罗论到自己的基督徒生活经验，提到好几次这种似非而是的话：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……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」；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」（林后6：10；12：10）。但似非而是的要点是这样：造成表面上之矛盾的并不是事实，而是一种说法。相反仅是用字上的，而非实际上的，稍费思索，此似非而是即可消除，此同一概念即可用较为清楚的文字表达出来。换言之，似非而是总是可有可无。再看以上所引用的例证。在那祈祷书上满可以说，事奉神的人不受罪的辖制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里满可以说，在环境中愁苦，仍能在神里面喜乐。这是在他的经历中时常连在一起的，又可以说他虽无产业，在银行里没有存款，但一切都属于他，因为他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万有之主。在林后十二章十节他满可以说，当他愈发感到肉身软弱的时候，就愈发觉得神加给他能力。这种说法比似非而是的说法是不灵活而呆滞的，但所表示的意义是相同的，因为似非而是的说法，不过是表明你怎样会运用词句而已；这种运用就是文学上的技巧，并不暗示你所描述的事实有任何矛盾的象征。

似非而是的说法也总是能了解的。讲者或笔者，用似非而是的说法来传达他的意思，为的是叫人记忆，激起人对这些概念的思想。接受这似非而是的意思的人，在反复思想之后，必能解开这似非而是的谜，否则对他可真是自相矛盾，因此也就毫无意义了。一个不能了解的似非而是的说法，就是名词上的矛盾。因此，不能了解的似非而是的说法，乃是毫无意义的说法。

可是，在对比上来说，「二律背反」既非可有可无，也不是能了解的。它不是言语上的说法，乃是在两个事实的陈述之间可以注意得到的关系。这种关系并不是故意造出的；而由事实所爆发出来的。这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不可能解决的。这不是我们所发明的，我们也不能解释。这也是无法解脱的，如要解脱，就非把真事说作假事不可了。

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置二律背反呢？我们应当接受这事实，并且试与之共处。不要以表面上的矛盾是真的；以这外表上矛盾归之你自己知识的欠缺；不要以这两项原则为敌对的，而作两者之间的选择，要承认你现在不能了解，但两者必互相补充的。因此要注意，不可使两者敌对起来，也不可从任何一方作演绎上的推理，（注一）。如果这样，一定会损害另一方面，（根据同一理由，这种演绎的推理一定也是正确的）。（译者按：这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能从两项表面似乎敌对的真理之一，本着一般的原理而推出一个特殊的结论：例如有人说，神既然预定人得救，因此就说，人就没有自由，对得救与否不负责任；相反的，如果说人有自由意志，因此就说，神的预定是不合理的，这样从两者之一的推理，必定侵犯其他的真理或原则。）要应用每项原则在它自己有关的范围内（即那划分原则的证据所不涉及的范围内）。要注意这两项真理之间的关联及其思想的范围，使你想出两者之能和平共存的事实来，要知道事实本身已证明包括了这两个似乎背反原理。这就是处理「二律背反」的方法，不拘在自然科学中，或在圣经中，都是如此。据我所知道的，这现代物理学处理光之问题的办法，基督徒也当照样去讨论圣经教训中的「二律背反」。

本章所论的「二律背反」，就是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外表冲突（其实不是真正的冲突），用更合乎圣经的话来说，就是神为王所作的事与神为审判者所作的事之间的外表冲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为王，神按照他自己的永旨来命令并统治万事，人的行动也包括在内。（参看创45：8；50：20；箴16：9；21：1；太10：29；徒4：27；罗9：20；弗1：11等）圣经也教训我们，说神为审判者，他要每个人为其选择和自己所走的道路负责任（太25；罗2：1-16；启20：11-13等）。如此说来，听福音的人要为他们的反应负责；如果他们拒绝福音，他们是不信而有罪。「不信的，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……」（约3：18；参看太11：20-24；徒13：38-41；帖后1：7-10等）。保罗受福音的嘱托，他要为福音负责；如果他忽略了他的使命，他要为不忠职守而受罚。「我是不得已的，我若不传福音，就有祸了！」（林前9：16；参结3：17起；33：7起）。神主权和人的责任，是在同一本圣经中，一并教训给我们的；有时甚至在同一节段经文中（例如路22：22：「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！」参看徒2：23。）两者都并有属神的权威；所以二者均为真实。因此二者必须同被持守，不可使二者互相敌对。虽然人是负有道德责任的，但他也受神的管理；虽然人受神的管理，但他仍然在道德上负责任。神的主权是一个现实，人的责任也是一个现实。这是一个显明的「二律背反」，就是根据这一点，我们要来思想传福音的问题。

这件事对我们有限的头脑来说，当然是难以索解的。这似乎是矛盾的，因此我们立即的反应就称之为荒谬不经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就注意到这点：「这样你们将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反抗他的旨意呢？」（罗9：19：）如果神（我们的主）预定了我们的行动，他怎能作我们的审判者又定我们的罪呢？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。注意保罗是如何回答的。他并没有企图证明神作事的合宜性；反而斥责这样发问的人。「你这人哪！你是谁，竟敢向神强辩呢？」反对的人应当学习的是：他是一个受造者和一个罪人，他根本没有权利去指责神所启示的方法。受造者不能对造他的主作不平之鸣。正如保罗又说，神的主权是全然公正，他处置他的受造者的主权是绝对的（罗马9：20起）。在本书的前部，他已经指示神审判罪人是全然公正的，因为我们的罪实在应得着的判断（罗1：18起，32；2：1-16）。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方面，就是要承认这些事实，赞扬神为王和为审判者的公义；不要去猜想他公正的主权怎能与他公正的审判一致；不要因我们不能了解此二者之间的关系，就怀疑二者的公正性！我们的猜想并非神的尺度。创造主告诉了我们，他是有主权的主宰，又是公义的审判者，这对我们已经够了。为

什么我们在接受他的话语上狐疑不定呢？我们不能信靠他所说的吗？

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找到此类的奥秘时，不必大惊小怪。因为创造者是不能为其受造者全然理解的。一位神若能为我们全然了解，而且关于他自己的启示，对于我们又没有什么奥秘之处，那就是人所想象出来的神，也可以说是位幻想之神，根本不是圣经中的神。因为圣经中所说的神是这样：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，高过你们的道路。我的意念，高过你们的意念」（赛55：8）。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二律背反，仅仅是圣经中所记载的其中之一。我们应当确实知道，所有的二律背反，都在神的心意与旨意中得到和谐的，我们盼望在天上我们自己也要明白这些奥秘。既然现在我们不能明白，所以为了解决我们的困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：

- （1）以同等的注重来坚持这两项似乎冲突的真理均为真实；
- （2）按圣经所安排的平衡使二者发生联合的关系；
- （3）承认这乃是一个在今世不能希望得到解决的奥秘。

说是容易，但做起来就困难了。因为我们的心思是不喜欢二律背反的。我们喜欢解决问题的全部。因此我们偏于凭着不正常的手段，把二律背反从我们的心中除去，为了专爱某一项真理或比较井然有条的神学缘故，而贬抑或抛弃另一项真理。在现在的情形中也是如此。这种试探就是因为我们要着重某项真理，就忽视并废弃其余的。说到人责任时，就排除神的主权，或说到神的主权时，就破坏人的责任。这两种错误都该极力避免。论到传福音的事，这些试探也会发生的，所以是值得注意的。

第一个试探就是完全着重人的责任。人的责任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，正如我们以上所说的。人对他的创造主的责任，当然是他生活中的基本事实，但不能看得过于严重。神造我们为道德的责任者，他不能看待我们为别的受造之物。他在圣经中对我们个别说话，我们对于如何回答他这件事，我们是要负责任的——他的注意或忽视，信或不信，顺服或悖逆。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对神启示的反映的责任。我们是在他的律法之下生活，对于我们的生活动作，必要向神负责任。

人没有基督，就是有罪的人，当为破坏神的律法向神负责。这就是人需要福音的理由。当他听见福音的时候，他要为听福音之后所作的决定负责任。生死存亡之间的选择摆在他面前，这是任何人有生以来面临最严重的选择。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一个罪人的时候，他会试图轻视这问题的严重性，自圆其说地把整个的事不了了之。然后我们必须尽力用合理的方法，叫他知道这选择的严重，并劝勉他万不可以此重大之事为儿戏。当我们将福音的应许和召请，又叫他们接受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要三令五申地提醒他们，叫他们知道要对神恩惠福音的反映负责。不拘传道人在这方面如何努力，总觉得还是不够的。

照样，我们自己对所传的福音要负责任。基督给他们门徒的吩咐是：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……」（太28：19），主说这话是以他们为他的代表者；这是基督的命令，也给了全教会。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不可避免的责任。我们都是在这个命令之下，尽忠职守，传扬福音，用我们一切的能干和资财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所以基督徒必须时刻查问自己的良心，自己是否在这一方面已经尽了当尽的责任。因为这是责无旁贷的。

所以我们必须想到人的责任的严重性，因为它影响到传道人和听福音的人。但我们不能把神主权的思想从我们心中除掉。虽然我们必得时常记忆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我们也不可忘记救人的乃是神。使人听福音，叫人信基督的乃是神。我们传福音的工作，是他用以达到目的的方法，拯救人的能力不在乎工并；能力乃是在适用工作的神手中。无论如何，这一点我们不可忘记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忘记了使之发生果效的乃是神之特权，我们就以为求得传福音的果效乃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忘记了只有神赐给信心，我们就以为人的悔改不在乎神，乃在乎我们，而最后决定的因素乃在乎我们传道的方

法。这种思想的路线，如果始终遵循下去，必会领我们走入迷途。

让我们来思想一下。如果我们认为传福音的责任不仅是传扬基督，也是实际上使人悔改——不仅是尽本份传福音，也是要传到成功——那么我们对传福音的方法就必定是实用性和有计谋性的。我们就要推断说，在个人接触与公开布道两方面的基本方法有二：我们不但要明白福音的意义及其应用，也必须知道一种引人反应的有效技巧。所以去发挥这种技巧乃是我们的本份。我们也当本着批判的标准，去评价我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传道方法，不仅在所传信息这方面，也在得效果这方面。如果我们自己的努力没有果效，我们必得说我们所用的技巧还是不够，必须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。如果有效果，这就证明我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。我们就当认为传福音乃是一种活动，在这种活动中包含着我们的意志与听道者的意志之间的战争，这战争的胜利，乃在乎我们能发出有计划效力的强烈「炮火」。这样我们传福音的哲学就与洗脑的哲学很相似了。这并不是传福音的正确观念。如果使人悔改信主真是我们的责任，那么这可以说就是传福音的正当观念了。

这就表明忘记神主权的实践应用的危险。承认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是对的。渴慕罪人悔改归主是对的。尽量清楚而有力地传讲福音是对的。如果我们不管悔改人数之多寡，对于所传之基督是否进入人心也毫不在意，那么我们一定是出了毛病。但是我们所作的，如果越过了神要我们作的范围之外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如果我们自己认为当对人的得救负责任，又要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技巧去成就只有神才能成就的事工，这也是不对的。这样作就是擅越圣灵的工作范围之内了，又把我们自己高抬起来，作为人得重生的原动力或代理人了。我们所必要看清楚的一点是：『只有让我们所得有关神主权的知识来管制我们为他工作的计划，并祈祷并为他工作，我们才不致犯了这种错误』。因为在任何一点上我们不靠神，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在那点上依靠自己。自恃的精神对传福音是有害的。这也是在使人归主的工作上，忽视神的主权的当然结果。

一个相对的试探就是完全着重神的主权。有些基督徒的心总是想到神的主权。这一项真理对于他们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或者这是突然临到他们的心而并有非常启示的能力。他们说这在他们的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；这激变带给他们一完整的个人宇宙观的新中心。他们从前看人为宇宙的中心，神却在周边。从前他们以为神是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的所有事件的观望者，而不是主宰。他们从前以为掌管世界的是人，而不是神，他们认为人类的幸福是创造中最重要的事，神不过就是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存在的。但如今他们明白了，这以人为中心的看法是犯罪的，是不合圣经的。他们从这一观点看来，圣经整个的目的，就是要推翻这种看法。即如申命记，以赛亚书，约翰福音，以及，罗马人书，差不多每一章内都是非难这种思想的；因此他们认为，神今后必须是他们思想与关切的中心，正如他在自己的世界中为现实的中心一样。现在他们感觉到那著名的要理问答的头一条回答得有力：「人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神为荣，直到永远。」现在他们看见，得到神所应许的快乐和幸福，并非以其本身为目的而寻求，乃是寻求神荣，遵行神旨，在日常生活的高低不平，紧张忙迫中，证明神的能力，忘掉自己。他们看见不论今世或来生，今后要吸引他们的，乃是神的荣耀和赞美。他们看见生存惟一的目的，就是要尽心尽力，一生敬拜神，高举神。所以在一切的情形中，他们所关心的就是：「怎能使神得更大的荣耀。在一切的环境中，为了使神显大我应当作什么？」

当他们问这问题的时候，他们看出，虽然神使用人作为达成他目的的方法，但究竟并不是靠人；一切都是靠那兴起人行着旨意的神。他们也看出，在神的仆人们尚未出场之前，神已在支配一切，而且他还要继续支配着，并藉着他们所作的事——不但是藉着他们个人的成功，也藉着他们的错误和失败——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他们看出，绝对不需要去犯乌撒那过于擅专的错误——用神所禁止的方法去作神的工，唯恐否则就将一事无成了（乌撒犯了民数记4：15处的禁令，参撒下6：6起）。他们看见，神既是永远在支配着一切，所以他们永远不必惧怕，以为若限制自己的活动，完全去履行神所指定的事奉的方法，会使神受到任何亏损。他们看出如果有任何其他想法，就等于否认或拒绝神的智慧或主权，或两条都

拒绝了。他们也看出基督徒绝对不可以为神若没有他们是不行的，或在行动上表现神非常需要他们不可。差遣人并喜欢与人同工的神，就是没有人也能作成那工的。他必须准备在神为他所安排的工作上竭尽心力和物力；但决不可以为如果神把他放在一边而去使用别人，教会就要受了不得补偿的损失。无论何时，他不可对自己说，「没有了我和我所作的工作，神就达不到他的大目的」——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这样妄想。没有你和我，神就要受损失，永远没有这样的事！那些开始认识神主权的人，既明白这一切，就在他们为神所作的一切事工上隐藏自己。他们使自己降卑，并在他们的行动上承认为主工的效果都完全在乎神，并不在乎他们自己，就作了一个世界的见证，证明他们相信神是一位伟大而有主权的神。说到此处为止，他们都是对。

可是他们受了以上所论的一种反面的试探。在他们藉着承认神在恩典中有主权，并否认他们自己的工作对神是不可缺少的，来荣耀神热心上受了试探，他们没有看见教会有传福音的责任。他们的试探就这样去推论说：「世界是一个犯罪的世界，这一点我们同意，但是我作的愈少，神最后干涉而将此情形恢复时，他所得的荣耀就愈大了。我们的当前急务，就是让神自己去发动。」所以他们怀疑一切在传福音上的活动，不拘是团体的或是个人的，在本质上来说，都是高举人的。他们恐怕跑在神的前头，所以他们觉得最要紧的，就是要避免犯了这种错误。

关于这种想法，早在二百年前就有一个标准的例证。克理维廉（William Carey）在牧师互助会主席所召开的会议席讨论创立一个宣教师差会。其中有一位老牧师说：「青年人，请坐下，神若喜欢外邦人悔改得救，他就能这样作，根本用不着你我的帮助！」他认为首先发动出去为基督寻找各地的亡羊这个思想是不对的，当然也是僭妄放肆的。

在你要定这老人的罪以前，望你仔细思考一下。他并不是毫无思想的。最低限度，他把握住「救人的乃是神」这一项真理，而且他救人是按着他自己的美旨，在这事上他不能从人领受命令。他也知道我们总不可以为没有我们的帮助，神就会束手无策，徒唤奈何。换言之，他已晓得认真注重神的主权了。但是他的错误就是没有认真去注重教会传福音的责任。他忘记了神救人的方法，就是差遣他的仆人出去传福音，而且为这个目的，教会就受到了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的使命。

这些事是我们不能忘记的。基督命令的意思，就是我们都应当将我们的才干事业的能力奉献给神，为主作工，尽力设法，使福音传给世上所有的人所以对传福音漠不关心，坐待成败，总是亏欠极大了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减轻传福音的紧急性、立刻性、优先性和强迫性（因为不传福音就是有祸了）——来传扬神的主权，这教义就是大被误用了。没有明示的真理是可以用来掩饰罪孽的。神没有把他主权的现实教训给我们去作为忽视他命令的口实。

在主所讲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中（太25：14-20），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就是把主人所交托给他们的财物，按正当用法来得更多的利息。把自己才干埋藏起来的仆人，除了把主人的财物埋藏以外，一事无成，无疑他自己以为他是最良善、最忠心的，但他的主人说他是又恶又懒，毫无用处的。因为主所给我们用的，我们必要使用；仅仅收藏起来是不够的。我们可把这个比喻用在传福音的受托上。主已将救恩的真理告诉我们，不是仅仅叫我们保守主的真理（当然我们一定要保守这真理），但最要紧的是要传扬这真理。灯不可藏在斗底下，灯的用处是照亮、是发光；看这灯是否发光，乃是我们的本份。主说：「你们是世上的光……」（太5：14-16）。所以凡不尽力传福音的，就不是耶稣基督的良善和忠心的仆人。

这里有两个相反的陷阱：进退两难的错误。都是因为只看一半的结果，那意思就是部份的眼瞎（半眼瞎）；双方都未能正视圣经中人的责任与神的主权的二律背反性。二者都在警告我们，不可使这两项真理互相敌对，也不可令其中之一模糊或蒙蔽我们的心思。二者也在警告我们，不可各走极端。如果我们这

样作，我们末后的情况就不如从前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就是要从左右为难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，找到一条出路吗？换言之，是想避免二者的极端么？怎么办呢？我们的本份就是尽力相信这两项教义，要时常把这两项真理摆在我们面前，以作为我们生活上的指引和管束。

我们要根据这个准则同往前行；我们必须完全地、认真地来接受这两项教义，正如圣经上所说的，并在积极的圣经的关系中，来看这两项教义。我们不可使二者互相对抗，因为圣经没有如此作。我们也不可根据其中之一来限制、修改，或冲淡另一方。因为这都不是圣经的做法。圣经就是相辅并行地、又以最有力的，最不妥协的字眼来申述这两项真理；所以在我们的思想中，应当采取这样的立场。从前有人问司布真是否想把这两项真理彼此和解起来。司布真回答说：「我不想这样做；我从来不给两个朋友和好。」朋友？是的，朋友，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一点。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在圣经中并非仇敌，或如水火。它们并不是不和睦的邻舍；两者并非处于永无止息的冷战状态中。它们是朋友，二者互相合作。笔者盼望关于传福音这问题的论述，能使读者得到清楚的认识。

（注一）演绎推理（Deduction）伦理学用语。间接推理之一，以普遍之真理为前提，而以特殊之真理为断案。例如据「凡人皆不免于死」之原理，推至「释迦亦人也」，释迦不免于死之一断案而已。（录自「辞源」——商务印书馆出版）

（选自《传福音与神的主权》，本文收录在《巴刻文集》里，需要纸质版的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